

地址：山西興縣
第九二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夏曆乙酉年八月[illegible]

在我正確工商政策下 烟台市面迅速繁榮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烟台訊：在我民主政府正確執行工商政策下，烟台市面已迅速繁榮起來。許多停工七年的工廠現已復工，失業工人都找到了職業。同時商家開始修飾門面，[illegible]出售其多年[illegible]的貨物。本月四日上午，三千商人自動集會，舉行[illegible]，慶祝我軍解放烟台和[illegible]商業[illegible]之繁榮，他們高呼擁護「貿易自由，商業解放！」「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

邊區增設軍政機構

建立綏蒙雁門呂梁三個軍區

設綏蒙政府及雁門呂梁行署

（本報訊）為適應工作之需要，邊區軍政機構最近有新的增設。軍區司令部公佈：決定在晉綏軍區之下，分設三個軍區——邊區北部為綏蒙軍區，中部為雁門軍區，南部為呂梁軍區，各軍區直轄三個至四個分區不等。同時行政公署於十九日頒佈命令：在邊區行政公署之下，綏蒙區設綏蒙政府，雁門區及呂梁區各設行署。

我解放涼城後

賑濟群眾糧萬石鹽五萬斤

蒙胞得到救濟，稱共產黨為親爹娘

我攻克文水時群眾搶糧十萬石

（本報綏蒙訊）（遲到）被敵偽奴役八年的涼城人民，一見了解放他們的八路軍，個個[illegible]：「這下可活出來了，到了咱們的年頭啦！」宰豬殺羊，[illegible]，[illegible]部隊。六十多歲的王老漢滿臉笑容說：「把你們盼來了。」一個蒼白的商民緊握着一個戰士的手說：「啊！八年啦！」興奮得說不出話來。人們一連歡騰了四五天，成萬群眾[illegible]。在城關大街上，人們[illegible]挑、背扛、馱獸及大車轉運着政府給他們的糧食和[illegible]，不少婦女兒童也跑到政府領糧。因為他們知道民主政府再不是[illegible]去「有錢有糧，沒錢閉起」的衙門了。當一萬石糧和五萬斤鹽發放到各村的廣大群眾手裏後，各階層人民歡呼起來，異口同聲地說：「[illegible]，建設新涼城。」一個貧農感動得熱淚直流。抗屬王老漢已年老不常出門，但一聽說自己政府放糧的消息，也急忙的趕了城。這[illegible]的窮苦蒙民，每人發給三斗糧，於是，共產黨關懷少數民族就在蒙人中傳開了，更加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政策欺侮他們的本質。一位蒙民老太太得到賑糧後，[illegible]地傳告親族說：「共產黨真是咱們的親爹娘。」

（文水訊）（遲到）前次我軍收復文水城，敵人狼狽逃竄，丟下糧食十餘萬石，現有大部[illegible]。我政府立即通知各鄉村群眾[illegible]，通知發出四小時後，群眾就從四方八面湧來，各拿口袋，趕上大車，有的帶上[illegible]娃娃，浩浩蕩蕩，[illegible]十分熱鬧，來往不斷。[illegible]參加搶糧者數達三萬餘人，搶去十餘萬石糧食。搶完後，群眾說：「這一下我可翻身了，眼看要活活餓死的了，積下的糧給[illegible]吃了，打下的糧食給敵人搶光了，這一下八路軍打了敵人，三天裏我搶回了八大石糧，八路軍可救了我了」。（楊廣文）

河曲選出縣議員

六十老人鄔曆紅說：「新政權從死裏救活了我，現在如同鐵板上釘了釘子，我要為新政權服務到死。」

（河曲訊）本月十四號開幕的河曲縣選舉大會，經兩天熱烈的討論，於十六號正式閉幕，大會選出[illegible]、苗定邦、王淑女等六十名縣議員，尹廷相、李吉如等二十名候補議員，並產生了參加分區[illegible]會議的初選解放區人民代表五人：苗定邦、[illegible]、王振[illegible]、王治海。此次議會[illegible]，時間雖然短促，但會議始終在極緊張的空氣中進行，常常開到深夜才休息，而大家仍不感到疲勞，各階層人士代表提出許多寶貴提案，[illegible]，大家都很滿意。縣議員[illegible]先生講話中，對我軍民團結如一家人，倍加讚揚，他希望大家今後團結的更好。縣議員六十幾歲老人鄔曆紅，在[illegible]述了他一生中的苦難之後，激動的說：「新政權從死裏救活了我，現在如同鐵板上釘了釘子，我要為新政權服務到死！」最後與會各代表一致表示：回去後要好好生產，加緊支援前線，為建設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努力。

離石武委會

嘉獎解放柳林有功民兵

（離石訊）武委會於九月十二日下午在柳林關王廟檢閱解放柳林有功民兵。在二十多天的圍困戰中，民兵以地雷殺傷敵偽二十多名，地雷陣曾使敵人寸步難行。並湧現了李[illegible]貞領導爆炸組，薛志玉大隊射擊組等英雄模範四十餘人。會中給[illegible]兩個模範組及民兵一、二、三中隊各獎錦旗一面，全體民兵均獎以毛巾等物。（陳玉璠）

堅決消滅拒降敵偽

華中新四軍解放淮安

俘偽官兵四千餘

繳獲兵工廠二座、各種砲五十七門、機槍五十四挺、步槍三千七百餘支。

（新華社華中二十六日電）淮安縣城經廿天圍困後，我新四軍於廿二日僅以三十五分鐘強攻，即將周圍十五里的[illegible]據點完全佔領。在圍困期間，守偽一再拒絕投降，二十日晚，城邊我各砲兵陣地齊向城內開火，[illegible]，直至次晚未停，城市工事大部被毀，守敵仍以磚石沙包堵補工事，[illegible]工事，企圖頑抗。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城跟巨大爆炸物爆發，守候在城西、城西南、城南、城東南及城東的數千健兒，立即登城，不足五分鐘，三個主攻方向均已突入城內。守偽為突然出現的我軍逼迫放下武器，偽機槍[illegible]尚未集合完畢，即被我突入城內之大軍殲滅，市中心最高建築物鼓樓及偽城防司令部屋頂飄起勝利的國旗，殘敵[illegible]於城北[illegible]殲，當俘獲偽支隊長吳[illegible]、馬[illegible]等以下三百餘，俘偽團長[illegible]以下官兵四千三百五十四名，繳獲兵工廠二座、平射砲二門、迫擊砲三門、手砲五十二門、輕重機槍五十四挺、步槍三千七百三十八支、短槍一百九十三支、電話機三十八架、軍馬六十二匹。（按淮安為偽府治及偽「淮海省第八專員公署」所在地，瀕[illegible]河，接連徐（州）——淮（陰）淮（安）——揚州兩公路，與淮陰同為[illegible]兩淮平原之軍事要地，城垣高固，四週環河，[illegible]，有「鐵打淮城」之稱。城內，口近十萬，共廿二鎮，一九三九年[illegible]淪陷。）

我殲傷俘偽六千餘

經四晝夜激戰攻克無棣

繳大小砲一百廿八門、機槍六六挺、長短槍四千餘支，兵工廠一座。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illegible]捷報：我解放大軍自本月十日北渡黃河，[illegible]，即以席捲之勢，[illegible]，所至偽軍披靡，[illegible]即我大軍[illegible]城，[illegible]及入城即逃去，[illegible]偽[illegible]二百餘團於城內。[illegible]開始圍攻，經四晝夜激戰，我軍以猛烈火力[illegible]烈巷戰，[illegible]於十七日下午六時[illegible]。[illegible]及其他團[illegible]長以下官兵五千四百餘，[illegible]一千餘，[illegible]重砲一門、小砲一百二十門、輕重機槍六十六挺、長短槍四千餘支、[illegible]兵工廠一座、[illegible]百萬斤以上，其他軍用品物資極多。[illegible]

忻、寧敵破壞投降協定 繼續刦掠毀壞物資

（本報訊）忻縣、寧武之敵破壞投降協定，繼續搶刦及損壞物資。寧武敵二百餘人，十九日出擾城南之三[illegible]莊，捕去我工作人員數名，劫走群眾財物一部。忻縣敵將數年來搶奪積存之大量米麵，[illegible]傾入深坑內，促其腐爛。

左雲縣城空前盛會

萬人遊行慶祝解放

罪大惡極的漢奸呂子榮正法

（本報綏蒙訊）左雲群眾清算偽組織人員貪污敲詐的[illegible]洪流充滿縣城各街道，九月十四日匯成萬餘人的大遊行示威。大家要求公審殘害人民的漢奸罪犯。下午[illegible]時，八路軍的英勇健兒，與[illegible]萬餘群眾在[illegible]上舉行慶祝解放大會，[illegible]司令員在大會上，[illegible]說：「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永遠保護人民的利益，誰要壓迫咱們老百姓，我們就打誰。」他的講話句句[illegible]群眾的心，不少群眾[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們，都[illegible]從來[illegible]的話。[illegible]政府主席[illegible]同志說：「今天是有生以來從[illegible]大會，[illegible]左雲[illegible]史上前所未有的[illegible]。」[illegible]過去在大街上橫走直闖的[illegible]，[illegible]見我們勤勞的老百姓，[illegible]在大街上走，而且[illegible]萬人的大會，[illegible]八路軍的功勞，他們[illegible]咱們的一切利益。」[illegible]

[illegible]

趙家川口小學生
二十天共摘棉花萬斤
利用天雨又學會了製造地雷

（興縣訊）二區趙家川口小學，在秋收中，[illegible]……

[illegible]

……（路克軍）

興縣寺坡底變工組
加緊秋收繼續翻秋地
康寧行政村參戰隊豇豆已全部收回

（興縣訊）三區寺坡底自然村在[illegible]……

[illegible]

……（白佩行）

興縣三區給參戰民兵
收完豆地要全部翻過

（興縣訊）三區[illegible]……

[illegible]

汾陽平川新解放區
羣眾清算漢奸貪污賄
發展農會民兵建立民主政權

（本報訊）八年來，依附在敵人吸血網上的漢奸，很多發了橫財，和臭虫一樣的吃肥了。[illegible]……

[illegible]

幫參戰民兵秋收
要收得快藏得好

（方山訊）[illegible]……

[illegible]

羣眾以大批慰勞品
託擁軍招待所勞軍

（興縣訊）三區[illegible]……

[illegible]

簡訊

[illegible]

調集民兵幹部學製軍火
梁家會軍火合作社

青年小組長任道成熱心學爆炸

[illegible]

方山大坪村
兒童變工開荒

[illegible]

楊家坡三家模範抗屬

[illegible]

敵聲稱奉「中國當局之命」向我進犯侵陷淄川博山

開封敵背棄降約陷我封邱、延津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魯中訊：膠濟路敵最近大舉犯我新解放之淄博礦區，揚言奉「中國當局之命，收復」礦山，交給何思源、李先良。本月九日，張店敵六百南犯我淄（川）博（山）鐵路上之南定後區，當為我擊退。旋在獲得增援後，敵又傾巢而出，在猛烈砲火掩護下，侵佔我淄川縣城。嗣後，敵即陸續由青島濟南兩地調集大批兵力，集中張店、淄川。本月十三日黃昏，敵又由淄川出動兩千餘人，猛撲博山城，我軍節節阻擊，與敵在淄博路上展開激戰，卒因敵砲火猛烈，被迫於十八日晨撤退，博山城及城東二十里之西河溝皆陷敵手。該敵復繼續猛迫，於十九日進犯我八陡，刻我軍正與敵在命山附近激戰中。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七日電）開封日寇違背投降協定，重陷我新解放的封邱、延津兩城。本月上旬，敵先後率領大批偽軍向我封邱城、古平鎮、荊隆宮等地瘋狂竄擾，被我擊退後，復於十九日集結精銳千餘，掩護偽鴻某部二千餘，並以大批坦克先導，向我封邱縣城大舉進犯，我軍在敵偽坦克大砲猛烈轟擊下，撤城抵抗，卒因衆寡懸殊，於陣地大部被毀後，撤至該城近郊。敵偽侵佔封邱後，繼續向西北竄犯，並結合王森部千餘，於十四日侵佔我延津縣城，企圖與平漢路一帶新鄉敵偽會師後，繼續向我中國人民進行大屠殺。敵偽此種血腥暴行，引起我解放區軍民極度憤慨。

（新華社太行二十七日電）元氏敵偽軍四百餘名於十一日拂曉突襲我贊皇東西壇山和檢底等三村，慘殺我九區幹部二人暨群衆九人，搶走牲口五十九頭，其他衣物糧食無算。

平漢路東淇河西岸 我全部殲滅偽軍千餘

曹縣滑縣之役我斃傷俘偽四千餘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六日電）一、平漢前綫我軍於九月二十日上午四時以迅雷之勢，向盤據平漢路東二十餘里淇河西岸之鉅橋、西岡一帶的偽滑、濬、淇、汲四縣總指揮部牛瑞英總部發動猛烈攻勢，經激戰後，我即將該部完全解決，除牛逆本人生死未明外，其餘無人漏網，我共生俘牛逆部之偽副司令及參謀長以下官兵千餘名，繳獲輕機槍二十餘挺、步槍千餘支，其他軍用品正清查中。二、我軍於十八日解放魯西南曹縣的戰鬥中，共斃偽偽團長寰新庄以下官兵六百餘名，生俘偽團長王逆健欽、趙某、匡以下官兵二千餘名，繳獲輕機槍二十四挺、長短槍一千七百餘支、戰馬一百五十餘匹。現我第十、十一兩分區已練成一片。三、我軍於十五日夜解放滑縣城的戰鬥中，據不完全統計，共斃偽大漢奸與逆當田、賈逆席珍以下偽軍官兵五百五十餘名，生俘偽軍一千一百餘名，繳獲迫擊砲一門、輕機槍三十九挺、兩錄式十五支、步馬槍一千餘支、戰馬七十餘匹、其他軍用品齊村一部。四、我八分區部隊於二十日相繼攻克魯西南鄆城西北之刁孟莊等據點多處，鄆城偽軍劉本功部一千餘人一度出援，被我擊退，我生俘偽軍三百五十餘名、繳獲機槍七挺、步馬槍一百六十餘支。

華中泰州以東食糧集中地 姜堰曲塘白米均告光復

（新華社蘇中二十六日電）泰州以東的食糧集中地姜堰、曲塘及大白米、小白米等地敵偽，在我軍包圍困下，於本月十五日同時狼狽逃竄至泰州城內，長達百餘里的姜（堰）——曲（塘）——海（安）公路綫及如（皋）——海（安）公路綫已無敵蹤。

博愛焦作郵局恢復營業 道清沿綫郵件暢通

（新華社太行二十七日電）博愛、焦作兩地郵局已於日前恢復營業，長達數百里之道清沿綫除新鄉外，郵件已暢行無阻。被敵偽長期封鎖隔離之新解放區人民，正和老解放區的親戚朋友紛紛通信問候。

山東太行各地 「敵焚毀武器資財」 消滅犯罪痕跡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據山東太行兩分社來電，各地敵寇正大肆焚毀武器資財，消滅犯罪痕跡。二十二日，青島敵將一切檔案卷宗文件等全部焚毀，同時大批拍賣倉庫儲存的軍用品，並令日商迅速收回放款，焚燒偽鈔。此外，敵寇於本月八日從日照境內的石臼所據點撤退時，將無數槍支彈藥投入海中。二十日正太路沿綫敵將大批軍用物資集中陽泉焚燒，所有重武器均被折毀。

皖江各地人民 關切毛主席在渝談判

（新華社華中二十七日電）自毛主席飛渝談判以來，皖江各地人民表示極大關切。無為縣城及其周圍許多市鎮幾乎家家商店都增訂「大江報」，他們拿到報紙，即首先尋找關於毛主席的消息，一見「毛澤東」的名字，即喜形於色。軍政人員外出工作時，到處被群衆包圍，爭相詢問毛主席近況與談判情形。十五日皖江各界三萬人舉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其他各地亦舉行群衆大會及座談會，會上都一致表示擁護中共時局宣言，祝賀毛主席健康，擁護毛主席的號召，誓爲毛主席所指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向而努力奮鬥。

「奉命維持秩序」的敵偽 在新鄉恣意公開搶劫

（新華社太行二十五日電）連日新鄉城內秩序極度混亂，人民惶惶不安。「奉命維持秩序」的日寇偽軍帶着武器到處恣意橫行，甚至公開搶劫。敵偽搶劫各商號已被搶掠一空，敵偽搶得貨物，又在街上擺攤大拍賣，某些老實的市民花錢買了這種贓物回家後，敵偽又以「擾亂治安」為名，將他們抓去，用酷刑毒打，有時還遊街示衆。許多市民就在敵偽這種陰險毒辣的詭計下犧牲了性命。與此同時，敵偽在城內瘋狂的抓捕壯丁，構築防禦工事，準備長期盤踞，因此市民們都不敢輕易出門，到了晚上，陰森恐怖更是籠罩全城，敵偽搗門喊叫和男女們慘呼哀哭的聲音混成一片，連城外五里以外的居民亦能清晰聽到。

我淄博礦區工人 英勇迎擊進犯敵人

（新華社山東二十七日電）魯中訊：我淄博礦區工人現出英勇迎擊進犯的敵人。當敵偽開始向我進犯的消息傳來後，大臨地礦有二十五位青年工人自動要求參加主力軍，他們說：「共產黨八路軍解救了我們，我們不能再忍受敵偽的壓榨了，要起來戰鬥！」當我軍在大臨地附近對敵作戰時，有一位工人弟兄穿過敵人的猛烈砲火，把負傷戰士背出三里地，並安慰說：「只要我活着，你就死不了。」另一位工人把我負傷戰士抬至自己家中，並巧妙地掩護起來。還有不少工人弟兄自動給我軍帶路。礦地工人大臨、八陡工人警衛大隊、西河礦區工人糾察隊現在已拿起繳獲的武器，配合主力進行游擊戰。

簡訊

（新華社太行二十四日電）爲開展新解放區工作，邢台負責當局近開辦一訓練班，專門訓練地方工作幹部，第一期已於十二日開學，共有學員九十八人。

赫爾利返美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路透社檀香山電：美駐華大使赫爾利自返渝後，現又自重慶返美，於二十二日離檀香山，二十四日下午抵加里福尼亞州。

解放臨沂戰鬥中 我軍英勇事蹟片斷

敵人自稱為「固若金湯」的山東臨沂城被我攻克，四千餘拒絕投降的偽軍全部覆滅，這件事並不簡單，而是由我無數指戰員英勇機智可歌可泣的事蹟所造成的。下面便是這些事蹟的片斷。

在東城的攻擊中，戰士們在敵人密集的手榴彈掛擲下，架梯爬城。戰士傅帝祥用一個肩膀頂住梯子，不讓上去的同志從城上滑下來，數十個敵人一齊用手榴彈向他打，他受了十一處傷，全身衣服為血浸透，但是他依然鋼人一樣的站立在手榴彈爆炸的火光裏，頂住梯子。

× × ×

在我軍爆炸突破的東南門城牆缺口，一羣羣的偽士兵被趕上來衝鋒，每個偽軍士兵的背後是戴着紅肩章的「督戰隊」，他們由王洪九、邵子厚、許蘭生最親信的爪牙組成，他們一手揮着大刀，一手提着盒子槍，在士兵們後面兇殘的喊：「後退，完了你！」

他們把城裏的電燈大部取消，把電綫拉到城上去，在我軍曾經突破的缺口裝了電網。他們把敵人留下的一輛裝甲汽車開到城門上，作為一個活動的防禦堡壘。

但是這一切都不足以抵擋我軍的前進，我軍逼近城西北，並以土工作業圍困監視敵人，挖了一條百餘米的地下坑道，以四千斤炸藥在十號早晨把城西北的大碉堡突然炸倒，城牆上斷出了三十米寬的一條衝鋒道路。

就在這個時候，我軍並沒有停止對東南門城牆缺口的攻擊。排長蔡環丘向全排高呼：「剩一個人也要完成任務！」說着一顆二十多斤的炸彈被戰士勇敢的塞進敵人工事的槍眼裏，在緊密的手榴彈聲中，突然一聲巨大的爆響，敵人的工事沉寂了。我軍戰士推倒鐵絲網，但我們的排長也光榮地犧牲了。

× × ×

西北角敵人的抵抗終於被粉碎了，全城敵人全部陷於混亂，戰事逐漸在城裏的各個區域結束。天亮的時候，大漢奸許蘭生、邵子厚、陳維章，臨沂、費縣的兩個偽縣長和數千俘虜一批一批的被押到城中心的大街上來。拒降頑抗的四千偽軍悉數被我消滅了。

南京國民黨當局 迄未宣佈處理偽鈔辦法 反用偽幣囤貨致法幣大跌

（新華社延安廿七日電）南京十一日息：國民黨部隊進駐後的南京，由於當局迄未宣佈處理偽鈔辦法，法幣與偽幣的比價時時波動，商店擺攤時見爭執，人民對此極感痛苦。重慶「飛來人員」拋買便宜貨心情迫切，大事囤購物資，弄得法幣大跌，物價狂漲，尤以衣料爲甚。原價一千五百元（法幣）之皮革，今需二千八百元，原價一萬五千元一套的西裝漲到三萬元。日本人及漢奸們尚有大量物資，在自由拋售時，他們只收偽鈔，不要法幣，致使偽鈔暴漲，法幣下跌。人們見不到有處理偽鈔的辦法，反而加強了對偽鈔的信用，法幣對偽幣的比值已從一比二百跌到一比一百五十以至一比一百二十，偽鈔比價幾乎提高了一倍。

冀魯豫九分區炸彈廠 突擊生產支援前綫

（新華社冀魯豫二十七日電）九分區武委會後勤炸彈工廠工人於上月二十七日起開展突擊生產運動，[illegible]。他們自動的把過去八小時的工作制增加到十一小時，高度的生產熱情，使每天的生產量超過過去一倍以上，七十四歲的老工人趙瑞在突擊中，日夜不息堅持工作，並抽暇幫助別人，大家都稱他為「老英雄」。工人趙蘊普同志更從細心研究中，創造了手榴彈的把口改用黃蠟澆豆油和白麵熬凝後封口以代替鐵帽等耐用的好辦法。

太行以六千二百噸煤炭救濟 新解放區之工農及抗屬

（新華社太行二十七日電）我民主政府頃以價值六百萬元之六千二百噸煤炭，救濟新解放區武鄉礦區的工人及其附近寥縣各村的抗屬與農民。在過去，由於敵寇實行殘酷的統治，致使周圍數十里地的農民在燃料上感到極度缺乏，甚至礦區內的挖煤工人，也買不到自己親手挖出來的煤炭，現在這種現象已不再存在。與此同時，政府另以糧食三萬一千五百斤救濟彭城等寨西佔等三村的貧苦農民。羣衆們異口同聲地說：「民主政府愛護我們老百姓，真是無微不至，送了糧食，又恐我們缺乏煤燃，於是又送我們這許多煤炭，真是青天到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新華日報　星期日　第四版

白宮發表指令 授權麥帥革除日皇

東久邇張惶失措為敵皇罪跡飾辯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路透社倫敦訊：華盛頓白宮於二十四日發表關於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指令，授權如果合宜時，革除日皇裕仁代之以聯合國官員的政權。在白宮發表該指令後，麥克阿瑟東京總部即於二十五日備之發表聲明，說佔領日本可能需要更多的年份。總部發言人又解釋說：撰聲非特由麥克阿瑟的最近聲明，並說聲明說，佔領軍將在六個月以內撤退。總部發言人則將其解釋為最高統帥所說的是：「佔領軍在有利條件之下，可以在六個月內減至最大限度」。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塔斯社東京消息：日寇戰犯內閣首相東久邇於十八日招待記者會上，當盟國記者詢問日本天皇是否知道偷襲珍珠港陰謀時，東久邇支吾其詞說：「我不知道天皇是否知道。」一記者追究之後，他竟稱：「將關於在大臣是否知道偷襲珍珠港計劃，目前……」但話未說完，就呈不安之色，接着強辯道：「不僅國內民衆，除少數軍人外之日本人，均對作戰計劃毫無所知，天皇本人亦該其左右之軍人所欺騙」。這種前後自相矛盾，實因他深怕天皇和他自己應負侵略戰爭的責任。然而誰都知道，發佈對盟國宣戰動聯的正是天皇，英美輿論之主張將天皇列為戰犯，是完全有根據的。

蘇駐美代理大使演說稱：

佛朗哥是希墨的從僕 應作為戰爭罪犯起訴

（新華社延安廿六日電）路透社紐約電：廿五日，紐約舉行「向西班牙共和派致敬」的群衆大會。蘇駐美代理大使諾維克夫在會上發表演說，斥責佛朗哥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從僕，並宣佈應作為戰爭罪犯起訴。大使說：西班牙法西斯獨裁制度將被廢除，蘇聯比任何地方都更歡迎西班牙重組民主[illegible]。西班牙前總理尼格林由墨西哥致電大會說：「只要法西斯制度仍存在於西班牙，則在歐洲法西斯主義復活的危險仍然威脅着我們。」西班牙共和國婦女領袖多洛列斯・伊巴露里由[illegible]斯發出呼籲，要求終止佛朗哥的恐怖，一切民主政府斷絕與佛朗哥政府的外交關係。

消息報特派員自朝鮮報導：

科姆金省人民委員會 團結全國民主力量，向法西斯殘餘鬥爭，恢復國家力量。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塔斯社訊：消息報特派員布爾加科夫在其從朝鮮寄來的一篇通訊中，描寫他在咸興（朝鮮的最大城市之一，為科姆金省的中心）所見到的一切。他寫道：咸興有十二萬居民，中心街道是柏油路，但後街內巷及其近郊則泥濘難行。我們驅車至總督府，現已為科姆金省人民委員會所佔用。科姆金省人民委員會主席托安科是一朝鮮教員之子，他本人是一個從事民族革命運動的大學畢業生，日本在朝鮮統治了三十六年，托安科就有十三年被關在牢裏。我們與他談話雖然是經過一個翻譯人，有很多困難，但我們感到的非常親切。由於人民委員會委員皆參加我們的談話，我們得知人民委員會是由各黨派的九個委員組成，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人士。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團結全國民主力量，向日本法西斯殘餘作鬥爭，及恢復國家各方面的力量。與吉孫說：日本人消滅我們民族文化和我們民族幹部，凡使用朝鮮語言的就被禁止，朝鮮的文字就秘密的存在。在這個城市裏，只有師範學校和醫科學校各一所，男女中學若干所，在這些學校中，無論在談話和公文上，都必須用日文。在醫科學校的四百名學生中，有三百名是日本人，只有一百名朝鮮人。在師範學生中，有日本學生四百名，朝鮮學生一百五十名。這些學校中的學生，在畢業後，大多數是失業的。與吉孫繼續說道：日本人四十年來就是不斷的滅絕我們的民族幹部，他們用牢獄殺死他們，他們槍殺他們。無論在文化界和工業界，所有重要地位都是被日本人盤據着。而由於紅軍及蘇聯的援助，日本侵略者所巧妙建立起來的金字塔已完全崩潰了，我們立刻就感到我國在工業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各方面很缺乏本國的人材。晚上，在人民委員會大廈中開會時，科姆金省人民委員會主席拿出他們自己朝鮮報紙第一期給我看，我看見朝鮮人在三十六年中首次如何熱切地慶賀「解放日」朝鮮文報紙。

奧三大政黨聲言

遵守民主反對納粹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中央社消息：奧國三大政黨（社會主義黨、奧地利人民黨、共產黨）均保證遵守民主原則，反對納粹，並盼全國選舉能於年內舉行，外軍佔領亦應早結束。三大政黨在四國管制委員會於九月十一日承認其為合法組織後，即恢復活動。共產黨在科普倫尼格領導下，已飛躍發展。從它們所宣佈的政綱看來，三大政黨均力求工業礦藏及公用事業之改歸國營，在外交方面，三黨均認應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

日寇在香港

—南洋的暴行—

（新華社延安[illegible]電）路透社[illegible]訊：蘇門答臘[illegible]在南洋和香港的[illegible]，有些因飢乏營養而衰弱得連路都不能走動的孩子。三位匈牙利醫生到過[illegible]者說：他們相信很多病人都不能好了。記者自香港來訊稱：戰時作說在島上及九龍橫從海港的住宅區裏，發現了很多屍體都帶有身上肉被挖掉的痕跡。佛羅馬醫生說：「在一九四二年一整年中，我常每天早上都看見有很多中國人被帶到水邊，用高壓時水灌到他們的嘴裏，一直到水[illegible]止，日本人便用東西打他們，[illegible]子脹大為止，當時日本人便用東西打他們，點個。我又看見街上有很多被逮捕的中國孩子，一塊大石頭，同時還用鞭打。」一拉姆勒牧師說：「我常看見憲兵放警狗去咬女人，把女人身上的肉都咬下來了。」一拉姆勒在監獄中看見每天均用各種酷刑拷打，與他一道被捕的六十人中，三個月後只有廿七個人僥存着。這三個醫生說：日本官兵中患花柳病的人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歐洲面臨

巨大糧食恐慌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路透社倫敦訊：歐洲正面臨巨大的糧食恐慌。英國著名糧食專家估計今冬將有三百萬人死於飢餓，而其他數百萬人將忍受營養不足的痛苦。除了蘇聯及南斯拉夫外，歐洲大陸將需要輸入八百萬至九百萬噸的小麥，一百萬噸的油脂、脂肪，一百萬噸的[illegible]，最受饑災地區的歐洲人民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限度。但他是否能夠維持個體的正常工作效能，至多是可能懷疑的，只能減少死亡和疾病。某些專家預料德國，英國亦將不僅限於德國同樣命運，英國亦可能至較它在戰爭中所遭受者更為嚴重。

小副刊

人民的控訴

鄒挺軍　張魯

前些天，興縣街召開了好幾個時事座談會，在會上，我們聽見了各階層人民對閻錫山血腥統治興縣時的沉痛回憶，不，應該說是對閻錫山嚴正的控訴。

「我們共產黨，八路軍和老百姓在一搭七八年流血流汗，苦水不知下了多少？犧牲不知流了多大？好容易打下了閻錫山，他們在山裏吃了多少苦？閻錫山坐了幾年，給日本人讓出了一多少老百姓！又給日本人合夥，又想爬在我們頭上來，[illegible]西洋步一個上級打，……」鐵工王德總說：「不下去了。」

民國閻錫山爬上來，每個人的心上不由的深沉的創痛，立即記憶起：「是民國二十三年，閻錫山打下斗捐印，花捐、田賦、斗捐、斗行捐、捐頭，原本是斗……，但是那殺所有的搜刮攤派，就下令按村攤捐，那年光被閻一次，就捐了六千白洋，老百姓那裏來的錢？省政府派來的榮委員，就把我們五關街長扣押了，來把我們保出來，以後，我們湧夜光腳片子就逃跑了！」說話的孫厚玉就是當時的一個街長，他的臉已經發青了：「印花說，本來是買賣產業契約上所貼，起初五月一發，慢慢三月、兩月，以後就月月發，老百姓領上沒用處，但在窗戶上、門窗上、桌子上、夜壺上，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印花。……明明是煙餅，他偏偏叫的好聽名字「戒煙藥餅」，我們誰吃「戒煙藥餅」，就上癮發不像人了，半身瘓個，一事無成，你們看把我害到了這步田地！」他攤開兩手，蒼黃色的臉更慘白了。

接着，許多人又控訴着閻錫山騎一軍在興縣的罪跡：任家里任孝章老漢是個老財，全家十一口人，一個兒子在民小念書，一天晚上，騎一軍五去他家搶白洋，白洋也搶走，搶出來了，全家殺得一個不剩，只剩了民小念書的兒子，做了無家可歸的流浪孤兒。南山和尚陶明海的被欺侮，也都是這樣。至於強姦婦女，那是更是太多了，估計不勝舉，被姦的事例更是數不清，一個姑娘、一個妹妹，叫一個當官的看上了，晚上派了隊伍去把她男人抓去就死。最可恨而最可鄙的，是閻軍像一羣蒼蠅，他們在興縣製造了許多「破鞋」，會給一個「一想名叫「省政府」的人，因為過去的都是他們裏的人，這實在是他們對他們的所謂山西省政府一個自我諷刺。有一個婦女，騎一軍把她男人抓去調走，但是這個婦女不顧，就叫她當「破鞋」，不顧他們的臭錢，他們就說她不識抬舉，叫她當一十包子」，這是多麼無恥的事啊！那時候，女們墮入了受辱和痛苦的深淵！但是，她們終於被新政權解救了，現在她們重新恢復了人格，找到了正當職業，那個被迫當「破鞋」的婦女，也有被強迫獻身於抗日事業，成了做軍鞋的模範啦！

閻錫山叛變人民而發動晉西事變的前夜，臨三九年冬天，騎一軍更加作惡了，白天是明搶，黑夜明搶，南關鋪鋪師被搶了三十多個白洋，把當做的打了個半天收興，因此，上一到天黑的時候，大家都把門門得緊緊地，街道上都冷冷的，成了鬼世界一般！

晉西事變後，大花臉佛場，興縣許多買賣鋪子都叫拉垮了。他至今就是其中一個：「過去人家（指的咱們一軍）技術高，咱們換票子人家點是夠的，咱點就不夠了，一百二百受的個不說了，咱把財產典賣，做上買賣，錢（大花臉）一下死下了，幾乎把咱全家要了命，咱那時哭的眼淚比尿多哩，要不是新政權幫助咱，咱命也活不成了。人家閻錫山的老帶住百姓把東西搶走了，結果，票子幫下了，錢死在咱老百姓手裏，糧食不能用，擦屁股是光的，唉！不知害了多少老百姓！」

閻錫山的軍隊走了，他們幹些甚麼呢？李紹春醫生把他親眼看見的事情告訴了我們：「前二三年，日本人來千城村搶掠，就有我認識的騎一軍人引路，殺害了多少老百姓，這是多麼大的仇恨啊！」他的拳頭揮舞起來。

工人趙繼武搶着說：「雜種子們……早就是……一個東家：兩家當價。」他有點結巴，急得臉都紅了。

鐵工王德樂又站起來了：「騎一軍在的時候，鐵匠鋪開了門，他被就得把鐵下錢，給八路軍三五八旅隊下錢，讀起三千元，準備買地，結果票子死下咧，氣得和娘哭了幾天，後來新政權幫助咱以工勞動英雄，現在他激起的設：「這陣咱他和敵人鬧得又好了，他又要來收拾咱，在閻錫山總不叫咱往好裏活呀！」夠了！」就這些不夠使我們看出閻錫山在人民心中種下了如何深的仇恨，這是興縣人民的控訴，也是全山西人民的控訴，現在，他們復仇的時候已經到了！

四五、九、二六。

太原小景

安民佈告　大日本司令部

安民佈告　司令長官閻

作者　伯岩、馬烽

防治虫吃牙的辦法

衛生常識

如人得了虫吃牙，可用僧媽（俗名人喝瓜蔗）白酒和枯朴根（藥材）泡。先將僧媽以火燒三次，每次都用白酒淹滅，然後用相當於僧媽五分之一重的枯朴根，研成細末摻在一起。用時取少許，再用白酒泡起（要乾一些），那個牙上虫子吃，就有個黑點或是小洞，可把它抹在此洞裏，能將虫子殺死，以後再不會發生。但抹時注意不要吃到肚裏。（這是羅峪口村民馬孝技實驗出來的辦法）